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碣四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

碣四

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

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

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盡天

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

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

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

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

四鄰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

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

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

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

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邪問近離甚處師

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

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

坐具搥一搥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

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邪曰

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且過

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

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

得名播寰宇邪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

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主舉頌曰絕頂西峯

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雨重光師

曰如何是雨重光主曰月從東出日向西沒

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春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翛然獨任真曰如何是人

場四

二

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鶻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

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爲闍黎鎖却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曰一展

場四

三

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

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更道師作虎
聲明以坐具便搥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
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
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叅遇後住法昌
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
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聾師
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
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
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搗住曰我
這裏狼虎縱橫尿淋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
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
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
主師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
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
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

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
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餠趙州茶曰
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
也未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
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
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
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
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
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
老大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
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
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
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

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埋兵掉
關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
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
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
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
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
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看牆似土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
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
用拄杖卽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
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陽曰已後不
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日送出三門乃

馮四

五

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
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
這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
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
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劔師曰觸不得曰用
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叅
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
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不
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曰出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賣扇老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
照燭分明曰出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
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鳳粟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覩繡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

禪四

六

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鼻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基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基說法師卽

令過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麓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父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全開十

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理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漠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敘佛祖與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旣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

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
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
得成佛道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
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
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
方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
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
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
浪生死六根爲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
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
曰叅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
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
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
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
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
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八千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
人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謹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
師曰三烏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
巡山

馬四

九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
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太陽玄禪師

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太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

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觸體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誘此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爲甚麼不念

佛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普座出禮拜
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
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
轍爲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
勸人放開豁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楸駐意擬
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
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
袋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
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
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
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
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
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作牛慧空見了
拍手笑三脚狗獠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
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

晴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
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
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
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
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
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花滿地客遊
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伸手
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
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
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曰德山問如何

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
師曰算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
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湊
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
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
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峰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籠頭卸却角
馱曰拶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
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
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
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
庵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
虎豹爲鄰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

禪四

十三

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
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
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舶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
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
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
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
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
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
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
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

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

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卽此見聞非

爲

三

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

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

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

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

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

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舶主未曾逢問如

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

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

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

當陽一句爲誰宣師曰土鷄瓦犬曰如何領

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岐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日上無雲麗天普

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

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

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

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

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

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鑛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

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
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
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
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屈中都方接塵談遽
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
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
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曠
座曰一箭落雙鷗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
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
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腸胃躁熱有
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
切宜照管主人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
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
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

場四

十四

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
那箇是長老自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
公休去藍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
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
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
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
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和尚問曰
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
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
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竒百怪他
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
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
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

場四

十五

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
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斃子來慧曰道
者我有斃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
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
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
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
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
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
撼之驚矍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
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
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
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
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
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
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

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
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
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
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
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
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
頭大尾小曰未曉立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
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
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踣
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

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堦裏坐地不打閻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丞相敲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

四

十七

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比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卽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

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
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
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
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
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叅尋如雪峰九上
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
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
子丹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
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
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峯也欣幸欣幸
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
實所生勸人踈於財利况南閩浮提衆生以
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
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
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

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
廣慧答慧一一答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
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
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
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
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
下藥於公前又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
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
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捭胷三下公曰賴
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
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
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
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
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叅慈明因
之金鑿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
真揚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
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微笑之一日山行

禪四

十九

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
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
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
見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
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
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
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明嗔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
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
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

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
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
曰一堵墻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
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
示師曰三脚蝦蟆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
夜一枝開師曰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
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
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卽成
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卽不
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
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

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
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
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
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卽
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頓
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
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
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
也入山不懼虎兇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
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
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
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
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叅上堂舉僧問
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
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

楊四

三

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
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
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
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
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
人不曾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
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
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
作此見解邪卽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遂
示寂

楊四

三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
大士之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咸祥
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
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
師遂作驢鳴明曰真法器耳俾爲侍者二十

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道後
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
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
丞相王公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
又堅辭鼎席結廬定林中與師蕭散林下
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尋
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
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
曰山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
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住
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
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
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
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
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
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
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准食已實執其嗣之我
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衣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衆千
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
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

得四

主

北人搖舫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
說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
衆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衆說遠洞散寒
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上
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旣是一真法界爲甚麼却有千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旣是同安爲甚麼却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

禪四

五

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西天梵語此七唐言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蹄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

白牯手擎烟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請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父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問疑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踣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父曰時

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欸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衆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好精籠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

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
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
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
數將去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

是吹毛劔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

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
錢索得箇妻祇解撈蝦搥蜆要且不解生男
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眾要識巖公妻

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鬚
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
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錢千
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
聾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

來後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
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

數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豈不是和
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看

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
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

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
師曰剝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

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
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
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鴻鵠冲天
飛鳥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妳金剛
背上爛如泥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音釋

豁 枯架切 鑛 卑民切 音實 鑛 空胡切 音
訶 去聲 鑛 鐵為刀甚利 斲 枯判也

碣 田

于 天